

侦探传奇

魏世仪

山东文艺出版社



侦探传奇

魏 世 仪

山东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首次披露了我国原子弹研制过程中鲜为人知的惊险内幕：运载核心部件的秘密专列里突然飞出一只信鸽，截获信鸽的侦察员却被同行拘捕，孰敌孰友，扑朔迷离；老科学家汪老失散异域的女儿不期而至，灾难接踵而来；试爆前夕，国际间谍“黑骆驼”带着“牧羊女”粉墨登场，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苦肉计、美人计……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我侦察员霍剑、高翎以及新老科学家汪老、陈红燕等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通过对超级女间谍兰花、特务头子“黑骆驼”的传奇生涯和阴毒灵魂的描写，犀利地揭示了人生黑洞的严酷轨迹。

侦探传奇

魏世仪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 插页 177 千字

1991 年 7 月第 1 版 199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5329—0687—6

I·611 定价 4.10 元

目 录

上卷 特别专列

第一章	不速之客	(2)
第二章	分歧	(8)
第三章	汪老	(13)
第四章	神秘的“Z”	(21)
第五章	保健医生	(28)
第六章	疑窦丛生	(35)
第七章	跟踪	(41)
第八章	柳暗花明	(49)
第九章	狙击	(56)
第十章	并非终点	(62)

中卷 窃密要案

第一章	北京重逢	(72)
第二章	鬼谷	(76)
第三章	窃密案	(80)

第四章	地下迷宫	(88)
第五章	另一把“钥匙”	(95)
第六章	基地医院	(104)
第七章	舞台幻影	(112)
第八章	间谍砖头	(117)
第九章	大漠公主	(122)
第十章	飞来的女婿	(129)
第十一章	引蛇出洞	(136)
第十二章	陷阱	(143)
第十三章	雪峰山的枪声	(151)
第十四章	最后的晚餐	(157)

下卷 蘑菇云下

第一章	禁区发现敌情	(168)
第二章	神秘的“提货人”	(177)
第三章	第一次审讯	(184)
第四章	方案之争	(192)
第五章	阿璐与阿翎	(197)
第六章	迟到一步	(205)
第七章	突来的姻缘	(215)
第八章	沉睡的记忆	(224)
第九章	击掌交友	(230)
第十章	意外的派遣	(237)
第十一章	大漠里的“黑骆驼”	(243)

第十二章	震惊	(251)
第十三章	动摇	(255)
第十四章	又一次缓和	(259)
第十五章	棋高一筹	(263)
第十六章	“黑骆驼”的怀疑	(267)
第十七章	一步之差	(271)
第十八章	蘑菇云下	(276)
后 记		(281)

上 卷

特 别 专 列

第一章 不速之客

公元一九六四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在中国北方某城市的火车站里，停着一辆十分平常的列车。说它平常，是因为它的样式同其它列车没有什么区别。

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火车站了，偌大的停车场里，不时响起高亢的汽笛声，偶尔有一辆进站或出站的列车，像一条条巨大的多节虫，缓缓地蠕爬着，深沉的呼吸好像在诉说一路的见闻。

车站里的房屋，因为烟雾和尘埃的侵蚀，变得深黑，早就失去了原有的色泽。

扬旗的信号常常唤起列车的低鸣，不断给车站带来了活力。

总之，这是一个非常平常的夜晚，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所有夜晚一样。

调度室里，紧张而忙碌的调度员背后，老站长严肃地伫立在那儿。他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也像是在监视着什么。

夜雾弥漫开来，信号灯的四周都套着一个很大很好看的光晕。随着时间的流逝，调度室内的空气似乎愈来愈深沉和

肃穆了。

一个人推门而入。

他向老站长出示了证件。

老站长看着他，点点头，没有说什么。

那人将衣领扶起来，匆匆向早就等在那里的列车走去。

当这个神秘的人物刚刚踏上列车的时候，列车便低沉地叫了一声，徐徐地启动了。

这时候，调度室里的老站长抓起话筒，大声报告说：“特别专列已由我站零时六分发出，一切正常。”

他说完后，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浑身像散了架子一样，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准确一点说，他接到铁道部命令之后十三个小时没有离开过总调度室。

驶出车站后的特别专列风驰电掣，向中国的大西北方向行驶着。

这的确是一辆特别专列，没有编号，没有运行图，没有标明装载着什么货物。像这样的特别专列，在这儿工作了十几年的老站长，还是头一回见过呢。一般人更不可能了解到，为了这一辆特别专列，二机部、公安部、铁道部等几个中直机关开过多少次联席会议，探讨过多少个运行方案！为了使它不引人注目，铁道部将它在全国运行图上试调了几天几夜；为了确保它的安全，除去它自身有一套严谨的保安系统外，还采取分段负责的方法（即各省保证特别专列在本省范围内绝对安全）。

现在，在奔驰的特别列车上，某省公安厅保卫处处长柯

严正站在专列的车门后面吸着烟。烟头的火光时隐时现，烟雾从嘴里喷出来，在眼前狭小的空间翻腾着、盘旋着。他的情绪有些激动——几个小时前，他突然收到紧急通知，马不停蹄地从外地返回省城，厅长简洁而果断地向他交待了任务。柯严在布置警戒之后进入专列，将亲自把这辆专列交给下一个省。

他吸着烟，注视着窗外。

铁路两侧持枪警戒的战士一闪即逝。

柯严的嘴角浮上了微笑。

“柯处长，不回卧铺休息会儿吗？”有人在他的背后轻声地问。

他回转头来，见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站在他背后。面貌黧黑、瘦削，两眼略有凹陷，目光炯炯有神。他的衣领扶起，双手插在鼓鼓囊囊的口袋里，审视般地盯着柯严。

“这样重要的专列，我能睡得着？”柯严感慨地说，“解放前，我们连一支铅笔都得进口，这日子才过去十几年，我们竟然要……这简直是奇迹呵！”他说得很动感情，的确是发自肺腑的感慨。当登上这辆专列之后，他才真正明白了肩上的份量。

然而，他的话却没有使对方所动。那人习惯地耸耸肩头，不很友好地说：

“离出省界还要十几个小时，你还是去休息一下吧。我在这儿替你一会儿，如有情况会及时通知你的。”

“可是，你是……”

那人的嘴角抽动了一下，冷冷地介绍说：“我是专列内部保卫组组长，名叫霍剑。”他冷冷地看了看柯严，然后说，“你总该放心了吧？”

柯严是一位责任心很强的保卫干部，他一直信奉“保卫工作的纰漏就在于一念之差”的理论。于是，他用同样冷漠的语气坚定地说：“不，不需要，只要专列在我管辖的范围内运行，我绝对不能闭上眼睛。”

霍剑的嘴角漾开一缕微笑。

“从路况来看，你认为哪儿比较复杂或者说哪儿有潜在危险呢？”霍剑随便地问。

柯严马上回答说：“那当然是鹿角山地区。那里是峡谷地带和地质断层处，曾多次发生过塌方……噢，不过请你放心，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万无一失。”

列车钻进山洞，洞外可见双岗。

列车在倚山傍水的弯道上行驶，速度减慢，像一位熟练的驭手谨慎地驾车。从列车上看出去，山上、路旁都有公安干警和民兵执行警戒任务。柯严吸着烟，一双锐利的眼睛透过烟雾，警惕地注视着车外的一切。

忽然，柯严发现河对岸的公路上，有一辆急驶的中型越野吉普车和列车同向而行。

柯处长警惕地观察着，发现这辆吉普车非同一般：它底盘坚固，功率特别大，车篷由防弹尼龙布制成。过去，他只在公安部举办的警械、警车展览会上见过这种车。那么，今天这种特别的车辆同专列同行纯属巧合吗？开车的主人或者

说车上的人都是些什么身份的人呢？他们要干什么呢？

这时候，特别专列正在缓慢而谨慎地驶过弯道，火车发出低沉而有力的呼吸，车速明显地降低了许多。

吉普车速度不减，很快使遥遥领先了。

柯严警觉地扫视周围，霍剑的双眼紧盯着那辆吉普车，表情十分严峻。

柯严抓起车内的电话，对着话筒喊：

“司机注意，司机注意，请注意观察同行吉普。”

“司机明白。”司机当即回话。

那吉普的主人似乎也觉察到了什么，速度继续加大。前面是一座公路桥，左侧是公路和铁路的交叉点。吉普车不减速地冲上大桥，直奔这个交叉点。

“不好！”柯处长紧张起来，他看见吉普车在交叉点上嘎然停下！这时，行驶火车继续前进，一场重大事故就要发生！

“吱——”一阵尖利的金属摩擦声，火车拉下了紧急制动闸。

柯严和霍剑的头部几乎同时撞在车厢壁上。

柯处长第一个跳下火车。他举起手枪愤怒地向车头方向跑去，四周的警卫人员也包围了上来。

吉普车停在交叉路口，安全路障杆早已被吉普车撞断。

柯严靠近吉普，大声喊：“出来！”

车门慢慢地打开了。

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出现在人们面前的竟是一个毫无

惊慌之感或自责之意的身穿公安警服的中年人。待这人走下车来，更使四周的人诧异不已：这个人竟是一个中年女人。她目光炯炯，神情自若，也许由于驱车赶路的原因吧，她宽大的额头上沁出一层闪亮的汗珠。

“你是谁？”柯处长火冒三丈，咄咄逼人地问道。

“你是柯严吧？”那人反问一句，接着说，“我拦截专列自然事出有因……”

“铐起来！”柯严大声命令说，“简直乱弹琴！”周围的几个干警马上拥上前去。

“柯处长，”在专列的车厢门口，霍剑微眯着眼睛，大声说，“公安部急电。”

柯严奔过去，接过电报纸。

他看完电文，沉思一会儿，便走向吉普车。

“对不起，高翎同志，欢迎你上车。”柯严对那女人说。

名叫高翎的女人不亢不卑地点点头，然后转身对吉普车上的司机打了个手势，便同柯严一起向特别专列走去。

霍剑走在最后，他不停地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表情显得有些冷漠。

第二章 分 歧

几分钟之后，特别专列重新启动了。因为专列车厢少、功率大，所以启动后很快加速，行动显得敏捷活泼。路旁的标志杆、树木、嶙峋的怪石以及伫立的警戒人员，都是一晃而过地向后奔去……

柯严的软卧包厢内，高翎正在向霍剑和柯严传达公安部的紧急情报。她有三十开外的年龄了，但高雅的风韵犹存，眉宇间有一种坚定、刚毅和自信的神采，给人很强的感染力。她不是那种神采外露的女人，也不是那种包藏很深的女人。看上去，她该是很平常的那种女人，但平常的外貌中却给人一种沉稳的印象。霍剑看她有些眼熟，却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是的，霍剑的大脑中储备着许多“形象”。他有良好的记忆力，不能说过目不忘，却也能记住一面之交者。可是，眼前这位所谓的公安部派员怎么记不起来了呢？

他继续打量着她，竭力在大脑中搜寻记忆的底片。

她的风韵，她的眉宇和她的眼睛……哦，这双眼睛是多么熟悉呀！那自信、刚毅的神采，那纯真而坦诚的目光……是的，在哪儿见过呢？

她讲话了。霍剑不得不停止思索。

她带来的情报是令人吃惊的。

她用女中音般低沉的语调说：“两小时以前，我主持侦破了一起间谍案。在搜捕过程中意外地捉住了一只归来的信鸽，从尾部发现了一个微型胶卷。经部特别技术处鉴定确认：胶卷是从你们这辆专列上拍摄的……”

柯严大惊失色，嗫嚅着：“真的？”

他侧脸去看霍剑，霍剑不动声色，缄口不语。

柯严想了想，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专列人员经过严格的审查，上车前检查过携带的物品，沿途又是戒备森严，没有任何迹象……”他因为紧张和着急，显得语无伦次。

高翎说完，瞟了一眼坐在她对面的霍剑，而霍剑的目光正透过车窗远眺天边的浮云。他的过分镇静，使她很有些迷惑不解。

高翎继续说下去：“鉴于专列的极端重要性和任务的紧迫性，公安部令我同你们密切配合，尽快地挖出暗藏在专列上的敌人，确保特别专列安全正点到达目的地！”

一时间，大家都无言以对，不知是这情报的重大和突兀使大家乱了方寸，还是眼下的形势复杂严峻，不能轻举妄动呢？空气似乎凝重起来，随着专列高亢而单调的音响而颤抖着。

专列在轰鸣着，前进着，发出很强的震撼力。

车窗外，不时可见警戒人员矫健的身影飞掠而过。柯处长不由得蹙了蹙眉头，他看见自己亲自布置的警戒人员都在

尽职尽责地工作，似乎受到一种嘲弄，一种责备，内心不禁烦躁起来。他将烟蒂丢掉，又点上一支，低头不语地抽着。

高翎的目光依次在人们脸上掠过。最后，目光停在霍剑的脸上，说：“霍剑同志，你是专列内部保卫组组长，你谈谈看法如何？”

霍剑转过脸，自嘲地一笑，说：“恕我直言，高翎同志，我认为你刚才的行动极其鲁莽。依我看，你也许能在别的场合下破获间谍案，甚至还意外地捕获到一只归来的间谍信鸽，但是，你却不具备在这特别专列上破案的素质。我觉得，作为一名保卫人员，在采取任何行动前应首先考虑到行动方案是否有副作用？是否有顾此失彼而影响全局的可能性？而你……”

霍剑越说越尖锐，颇有些“打开窗子说亮话”的姿态。柯处长瞟了高翎一眼，她虽然没有明显的反感，神态却在“睛转多云”。于是，他忙出面打圆场，说：

“车上潜伏着特务，任何人都会着急万分。我看高翎同志的做法也是对的；霍剑同志呢，他负责专列的内部保卫，重任在肩，他的分析也是有道理的，咱们应该理解。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挖出潜伏的间谍分子，而不是互相指责。”

“可是，如果真有间谍分子混在专列上，她刚才的行动不是打草惊蛇了吗？”霍剑说。

高翎听了，朗朗一笑，说：“现在的问题是：蛇已经出洞咬了我们一口啦！我们呢？必须迅速行动，扼住蛇的脖子，而不是和蛇兜圈子。”

包厢内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大家暂时无语，只有专列的轰鸣声透过隔音玻璃节奏很强地为这难堪的寂寞打着拍子。

高翎凝视着窗外，心里很不是滋味。在侦缉处里，她是颇有些名气的“快刀子”，侦缉大、重、要案，行动迅速而且出其不意。两小时前，她果断地下令拘捕了住在九楼的一名间谍。当搜查快要结束的时候，她很偶然地打开了一扇窗户。她的原意是想探出头去观察一下这家伙为何选择这样一套房间？不知为什么，她的脑际中总是萦绕着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題。谁知，她探出头去朝下面一看，是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人群熙熙攘攘。一般说来，特工人员的住宅都要选择制高点，以利于观察目标。可是，下面是该市的生活区，有什么观察的价值呢？突然，细心的高翎在窗台上发现了几小撮鸟屎。在别人看来，这种微不足道的平常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有一些高层住宅的窗台上，不是可以经常发现鸟屎吗？但在经验丰富的高翎看来，这鸟屎不是平常的鸟屎，而是鸽子的屎。她细心地观察了这几撮鸽子屎，又很快发现这鸽子不是普通的鸽子，而是一只训练有素的信鸽！

她大吃一惊，暗暗责备自己险些漏了重要的线索。她留下来，专候这只神秘的信鸽归来。果然，等了不久就听“扑楞楞”一声响，一只漂亮的信鸽神气活现地出现在窗台上。她从它身上发现了微型胶卷，部里的特别技术处很快鉴定出这神秘的胶卷来自这辆至关重要的特别专列……但是，高翎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冒险拦车保护专列，竟引起霍剑的非议和